

「開心開心，坐車車！」我一臉嫌棄的在旁邊翻白眼，然後迅速離開那一節車廂。心裏也在默念著「這麼大一個人了，家裏人明知道是個智障就不要帶出來丟人現眼啊！」「下一站，銅鑼灣……」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站在這節車廂裏時，腦海中會突然憶起那段往事。

回到學校後，義工隊的幹事來到班裏通告午膳的時候要去開會，聽到這個信息時。我瞬間整個人都無力了。後面便和同學在抱怨自己真是十分後悔參加義工隊，當初從來沒有想過一個義工隊會有這麼多的活動要參加，而且有時還很無聊。

等到午膳去開會時，幹事每人給了一份通告，通告上寫著與智障人士一起去公園參觀。一見到這份通告，我就十分排斥反感，可是接下來義工隊的負責老師就說：「這次活動如果新來的同學不參加的話，就沒有義工服務時數，到時候將沒有義工證書要退出義工隊。」聽到這些，我只好同意參加這個活動。沒有想到早上在車廂裏憶起的往事也即將發生在我身上。

幾天後，我收到了詳細的行程安排表，早上十點鐘要在公園集合等待智障人士過來，中午餵他們吃午餐後就兩兩一組去帶領一位智障人士參觀動植物公園，最後和他們一起玩泡泡機再送他們離開就結束了。那既然參加了那就好好投入活動吧，就當是一個任務能儘快結束就好了。

活動當天，來到公園後發現人還挺多，可能是因為周末，不少人都帶著小朋友來玩。這時，我就覺得等等一定會特別丟臉吧！就在這時，帶領老師讓我們去公園側門準備接扶康會機構的智障人士。大概十幾分鐘後就看到了兩輛小巴開了進來，這時我看到了幾位社工分別牽著兩三個看著大約五六十歲的婆婆和爺爺，然後細心溫柔的讓他們站好不要亂動，又再回到車上推了幾位需要乘坐輪椅的人士下來。這時我也知道之前學推輪椅原來就是為了這一次的活動。而後，社工給我們分配了不同的人士，我和另一個隊員分配到了一位婆婆，社工阿姨和我們說：「婆婆今年 65 歲，來院舍已經七年了，雖然是智障人士，可是卻也像個三、四歲的小女生，其實你們不用太過擔心，只要沒有讓他們感到不舒服的話，他們都是很聽話的。你們就像帶小朋友一樣就行了，只不過是實際年齡和樣貌比較年長。」聽到這裡，我和小伙伴相視一笑，也就減少了一點緊張。

當見到婆婆後，不知道為什麼叫不出「婆婆」這兩個字，她的眼裏有一種天真無邪的亮光。於是我們都叫她「秋秋」。我們就牽著她先去吃午餐，全程都十分配合我們。當下我好像自己回到了照顧我小侄女的時候，心裏有種莫名的

開心。然後我們就像一家三口一樣帶著這位大齡兒童到處參觀，而秋秋只會在特別激動時才會發出驚訝的聲音。我們也能從她的表現中感受到她的開心。

「嗶、嗶、嗶……」

一陣風突然吹過，樹上的花就這樣落下來了，我們正好在樹上停留，秋秋蹲下來撿起了兩朵花，就拿給我們說：「花花……你。」隔壁的社工過來問：「秋秋，是不是想把花送給我們的同學啊？」只見她笑得十分開心然後用力點點頭。

那一刻，我羞愧的低下了頭，是我的思想太過骯髒，他們明明就是上帝遺落在人間的天使，不過是永遠停留在了最天真爛漫的時刻，雖然異於常人，但卻可以保留最初的純淨。可仔細一想，這難道是他們想過的生活嗎？難道他們就不想像正常人一樣去生活嗎？別人異樣的眼光或者不經意的一個表情，他們都十分敏感的能感受到。其實只要願意多點時間去了解他們，我們就不會那麼無知。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幾乎聽到爛耳的話給了我當頭一棒。我有什麼資格去嫌棄人家，我只不過是幸運的能成爲一個能正常生長發育的人。這讓我很想對當時在車廂裏的男孩說聲抱歉，其實他當時的行爲我們日常中也經常會做到，當我們在公共區域時，有時也會因爲太開心而控制不住自己的一些行爲動作。只不過這時的我們會在別人嫌棄的眼神下收斂自己。但他們不同，他們會在這種情況下更加不安，因此使他們發脾氣或大哭大鬧。雖然我不知道我離開後，那個男生是怎樣。但我想……。

「開心開心，坐車車！」我聽到車廂中有個男生和他身邊的家人激動的埋怨著，這時我們的眼神互相接觸到，我友善的對他微微一笑，這時他突然羞澀的躲到家人背後安靜下來。

可惜人生沒有再來一次的機會。